

俞子林 著

書林 歲月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俞子林 著

書林
歲月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林岁月/俞子林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4. 4

ISBN 978 - 7 - 5458 - 0872 - 8

I. ①书… II. ①俞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 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43980 号

责任编辑 邓小娇

技术编辑 丁 多

装帧设计 郦书径

书 林 岁 月

俞子林 著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 × 1240 1/32

印 张 10.375

字 数 200,000

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458 - 0872 - 8 / I · 259

定 价 28.00 元

自序

近数年来,我在《出版史料》等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,现在把它们收集起来,题名“书林岁月”,予以出版。

按照内容,分为四个方面:

一是“史话”。大致是关于书业历史,各别书店史,书业书店遗闻轶事等。

二是“书话”。我的书话,与唐弢先生他们倡导的那种短小隽永、内含丰富的随笔体散文有所不同,是对一些重点图书编辑出版经过的记述,也可以称为出版史料。另有一篇记明版民间曲艺词话发现经过及版本考索等。

三是“人物纪念”。是对共事与交往师友的回忆和纪念。他们是我人生道路上帮助过影响过我的人物。因为有了他们,才使我学业有所进步,事业有些成就,在纷繁复杂的世事中感受到温暖。他们都已成为古人,却永留在我心间。

郑振铎先生是未曾谋面的前辈,但在我们书业同仁中流传着他的许多故事,受到大家敬仰。我自觉有责任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,使之起到教育后人的作用。为此我参阅文献资料,缀拾为文。遗憾的是近年来老一辈书业同仁先后作古,我不能再听到他们更多口述历史了。

还有一位周全平先生,是“左联”时期的作家和书界前辈。毕青同志曾约他在我们书店内刊《古旧书讯》发表文章。在他和毕青

同志先后谢世后,我曾从他女儿又兰处看到他生前所写一些残稿。我把残稿内容结合其他一些材料辑录成文,或者也可以作为研究者的参考。

四是“笔记掌故”。这是多年来我为文史馆所办《世纪》杂志“笔记掌故”栏所写短文的选录,沿用此栏目的名称。也有几篇是未经发表或在他处发表的,性质相近,也就合在一处了。

我进入书业界已六十七年,对业界史料比较留意,但没有写作。宋原放同志创办《出版史料》,一度在上海书店出版。移北京继刊后,我已退休,老宋曾多次动员我写些什么,供刊物发表,但我未曾应命。当时除了手头还有些工作在做外,思想上存在一些障碍是主因:一是觉得长期在基层工作,经历十分平凡,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东西;二是对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史事了解很少,当代事往往在认识上难以把握。二〇〇五年老宋病逝,我突然觉得很对不起他,失去了向他请益的机会。吴道弘先生每次来沪,仍热情地约我写稿,我开始写作起来,多年来竟已积累了二十馀万言。在学写过程中,兴趣不断增加,也有了一些心得。

我以为我写的这些东西,大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,虽然平凡琐碎,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几十年间文化街的社会风貌、时代变迁,政治上的风风雨雨,以及我们这个行业发展变化的脉络。

我也写了一些人物,他们大都与文化出版事业有关,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件件往事,令人忆念,令人慨叹,令人思索。

一位学者曾经这样说:要讲真话,不要讲假话,假话全不讲,真话不全讲。说出了应有的做人准则和智慧。我以为我写的这些东西都是真话、真史。史料务求实在,评论或有不当、不周,那是学养水平问题。希望得到读者们朋友们的批评指正。

俞子林

二〇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,恰甲午马年元日

目 录

自序 / 1

史话

上海文化街旧梦录 / 1

上海古书业百年兴衰 / 19

杨寿祺与来青阁书庄 / 47

我所知道的春明书店 / 61

上海“三小联”始末 / 71

上海旧书店服务部轶事 / 84

出版往事摭忆 / 97

改革开放与武侠小说风波 / 114

书话

巨大的出版工程

——影印全套《申报》和编制《申报索引》 / 123

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壮举

——大型《民国丛书》出版经过 / 134

艰难的历程

——出版《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》的回忆 / 141

[附]照片里的故事

——记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次文学家集会 / 149

集近代文学精粹 是现代文学引桥

——回忆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》编纂出版经过 / 155

萧乾先生倡导出版的《新编文史笔记丛书》 / 173

胡道静先生和《道藏》影印 / 178

明成化永顺堂刻本说唱词话的发现与研究 / 182

人物纪念

郑振铎与上海古旧书业 / 202

[附]古旧书业的方针任务

——郑振铎在新华书店总店业务研究班的讲话 / 224

忆毕青 / 235

我与范泉先生 / 244

怀念张光年先生

——忆《骈体语译文心雕龙》出版经过 / 256

回忆袁是德局长 / 264

范用同志的四封信 / 270

周全平被左联开除之谜及其他 / 277

笔记掌故

“七君子”狱中挥毫 / 288

“交际大王”黄警顽 / 291

- 诗人徐志摩之墓今昔 / 294
- 周谷城教授本色 / 296
- 巴金的一则题词 / 298
- 王子野巧喻旧书店 / 300
- 魏绍昌的《红楼梦》书画缘 / 302
- “怪佛”陈乃圣 / 305
- 上海荣宝斋的一次变迁 / 307
- 发现“四一二”政变抗议信经过 / 310
- 上海书店“文革”二三事 / 313
- “跑马书”与“皮包书店” / 316
- 百年文博世家的传奇故事 / 318
- 中保坊——废墟上建起的书店弄 / 321

上海文化街旧梦录

一、我在书店当学徒

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,我到硖石镇刚恢复的海宁县中读书。因父亲早亡,家庭需要我尽早谋生,半年后便辍学,到斜桥一家百货店当学徒。第二年由亲戚带到上海另谋职业。

在上海进的一家书店,是同乡人颜锦麒开设的国光书店,地点就在山东路中保坊。这里是才建造不久的新屋,去年还在马路对面天安堂背后弄内。天安堂是基督教堂,每逢星期日都会响起做礼拜的钟声和优雅的唱歌声。教堂后面有一所竣德小学,它的左边是仁济医院。这里旧称麦家圈,原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开办墨海书馆的地方。教堂、学校、医院就是它的遗迹了。

国光书店颜老板大东书局出身,出版书籍大体是文教实用书,如学生小字典、学生学习用书、青年修养读物等。后来又出版一套民间故事,有董天野画的插图,还有一套丰子恺编绘的《看图识字》上下两册。书店以卖本版书为主,少量进些外版书,如通俗小说、流行歌曲等,供应门市或为外地函购读者服务。

我在书店的工作是处理外地同业和读者来信,开发票。到了晚上,几个学徒一起拿发票到仓库配书,然后复点、打包,忙的时候要

做到九、十点钟。这些打好的包,第二天由工友送到邮局或码头、铁路发运。一般都由一位学徒跟着,办理寄递手续,否则工友不识字会弄错的。我也跟过几次,过桥的时候在后面帮着推,邮局座落在苏州河北岸四川路桥堍下。

这时国光书店有十几个职工,其中有学徒四五个,年龄十七八岁,我是最小的。职员中只有一位编辑,他叫高锡钧,浙江绍兴人,原名高天栖,是位作家,曾是多部电影的编剧,还是很流行的电影《芸兰姑娘》插曲《燕双飞》的词曲作者。因为在敌伪时期沾过一点边,也就在国光书店屈就。那时福州路有家明星花露水厂(营业部),每天在报纸上登广告,广告中配一小幅水墨画、一副嵌有厂名或产品名的嵌字联,逐日变换。高先生常做了对联去应征,做得多了,不能老用一个名字,就叫我誊写,用别的名字,也用过我的名字。他曾给我写过一张扇面。又有一位也是大东书局出身的杨赉馥,管出版印刷装订事务的。他为人乐观,有他在总是满室谈笑风生。一头白发了,却有几分童趣,哼几句京剧,讲几句俏皮话。还能跳绳、踢毽子,前后左右绞花地跳、甩,无人能及。还喜爱集邮。他曾教给我们许多业务知识和技巧。“文革”时他在市印刷公司工作,听说被打成“反革命”了。后宣布平反,一激动,一口气不接就上天庭去了。我至今仍怀念他。此外还有几位职员,似乎都没做长久;又有几位是老板的亲属。

这时书店还雇用一位做饭师傅,后来改吃包饭,一日两餐由包饭作送来。每当包饭作师傅把残菜剩饭挑出弄堂口时,总有一群小瘪三围拢来抢。据说小瘪三后面都有大小流氓管着,如果有不属于他管的另一些小瘪三来抢夺,免不了要打斗起来。每一条街上都有流氓地痞称霸,逢年过节向街上商户勒索钱财。我曾见山东路一家新开商号,大概没向流氓摆平,开张那天排门板上被泼了大粪,十分狼狈。



一九三〇年代的福州路(近山东路)。据史载:一九三一年大东书局迁入福州路三一〇号(图中宝塔下白色房屋),一九三二年世界书局从福州路三二〇号(图中大东书局左侧)迁移至福州路三九〇号。此图应摄于一九三一年。

记得一位作家这样说过,城市是最热闹、也是最孤寂的地方。像我这样一个少年,初到上海,举目无亲,确实感到孤寂。尤其是夜半人静之时,只听得街上传来声声叫卖“桂花赤豆汤!白糖莲芯粥!”的市声,更有黄浦江上传来的汽笛鸣叫声,感到分外凄凉。但是这种孤寂感很快被另一种生活所替代,那就是书,书成了我难分难舍的良伴。

我们学徒晚上都睡在书店里,看书是近水楼台。国光书店出版的《苦儿努力记》、《苦女努力记》,最先吸引了我。但是多看几遍以后,总感到每个人的机遇是不可重复的,人世茫茫,谁能有这种机遇呢!何况时局动荡,当政者热衷于内战、贪腐,小百姓能有什么希望?我看得最多的还是张恨水的《啼笑因缘》,秦瘦鸥的《秋海棠》,

德龄公主的《瀛台泣血记》、《御香缥缈录》，还有记不清是谁写的《日暮乡关何处是》、《山雨欲来风满楼》等清末历史故事。这几种书都是百新书店出版的。百新还有一套八册的《人猿泰山》也是我很爱看的。特别是武侠小说，不论是王度庐的，宫白羽的，还珠楼主的，每本都看。李还珠的《蜀山剑侠传》续写到五十余本，每出版一本我便在一两个晚上看完。这时上海有京剧连台本戏，《蜀山剑侠传》一本本连续排演。有一次，我买了一张天蟾舞台最便宜的三层楼戏票，演出的正是《蜀山剑侠传》：一个被仇家追杀的女子，带了一双儿女到山中避难。我从三楼看去，犹如在山巅俯瞰山谷，一破屋中那女子声声哀号，屋顶的瓦片都被震碎了似的，使我产生强烈的震撼与深深的同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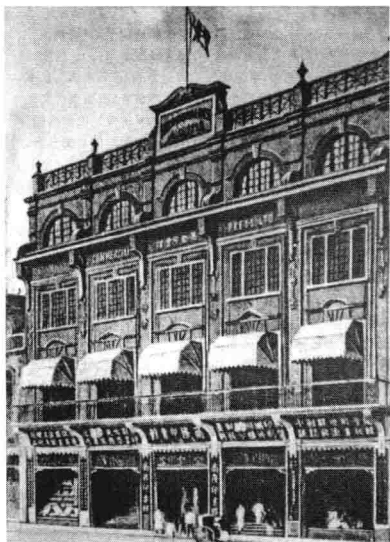
书店里的书差不多看遍了，便想从外面找些书来看。我从开明书店买来了巴金的《家》和《灭亡》、《新生》，还有叶圣陶的《古代英雄的石像》和夏丏尊的《爱的教育》等。这些书使我从武侠故事的幻想中回到现实，使我产生一种朦胧的反抗性，有一种改变现状的企求，但又感到茫然。

我的学徒生活就这样度过了二三年，也就迎来了新时代的黎明。

二、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文化街

1. 四大书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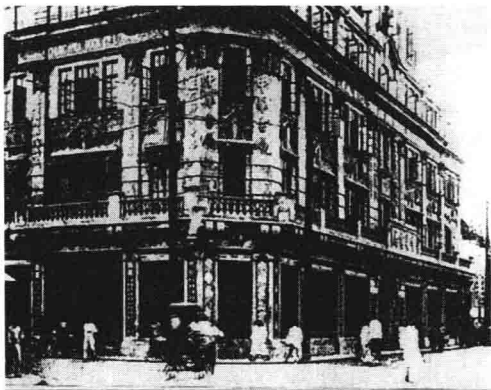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七年，抗战胜利后第二年，为避战乱迁到内地的书店都已返回上海，文化街恢复了昔日的繁荣。如同南京路商业街有以先施、永安、新新、大新四大公司为其标志，福州路文化街有商务、中华、大东、世界四大书局为其标志。朱联保老先生说上海有五大书局，那就是把开明书店也列为大书局之一。他们都出版“国定本教科书”，都有相当的编辑、发行和资金实力。但是开明与“四大”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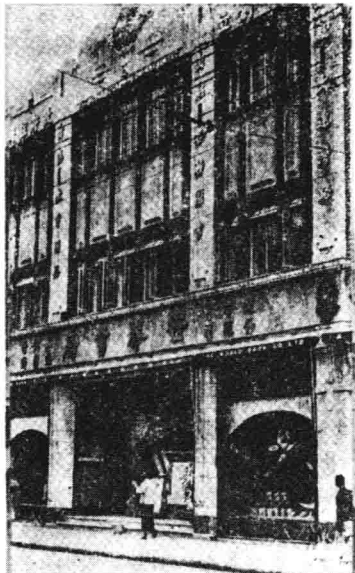
商务印书馆

是有所区别：一是“四大”在福州路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大厦，开明却只有一开间门面（战前有两间，战后只剩一间了，编辑部设在弄堂里）；二是开明的出书品种也没有“四大”那么多，那么广泛。我曾多次去过开明门市部，一排书架从南至北摆开，陈列着巴金的《激流三部曲》、《爱情三部曲》、《灭亡》、《新生》，叶圣陶、冰心、夏丏尊、朱自清、丰子恺等的著作，还有“开明文学新刊”、“开明青年丛书”等，都是有

品位、有特色，很受当时青年欢迎的。在一九五七年那场“引蛇出洞”的大鸣大放中，有人提出要办“同人出版社”。我曾以为开明书店是有同人出版社性质或特色的。参加开明的人大都是有文化教育理想的志同道合者，因此才铸就了开明的出版风格。虽然老板是章锡琛，后来改为股份公司了。我又以为吴朗西、巴金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有同人出版社性质或特色。所谓同人，大致是有共同文化理念的一群人，他们的办出版与纯商业性书局显然是不同的。



中华书局



大东书局(上)世界书局(右)

有人以为文化街就是福州路一条街,东起河南路,西至福建路,全长五六百米。在这条路上,鳞次栉比,一家挨着一家都是书店。其实一定还要加上交叉其间的河南路、山东路、山西路,和与福州路平行相邻的汉口路、九江路、广东路和交通路(今名昭通路)。河南路旧名棋盘街,山东路南端称麦家圈、北端名望平街,曾是书业的发源地。在这几条路上,沿街有书店,两旁的弄堂里也开着书店。我曾约略统计,在这一块地区共有大小书店一百二三十家。如此集中,国内少有,国外也不多见吧。

2. 最早的书店

文化街上开设最早而且尚存在的书店是扫叶山房。扫叶山房是苏州席氏于明清之际开设的。一八八〇年在上海城内彩衣街设分店,二三年后于棋盘街设北号。有资料表明,扫叶山房经理朱槐庐曾是上海书业公所发起人之一;在辛亥革命参与攻打制造局的书业商团中有扫叶山房职工的身影。但上世纪四十年代它已无复昔日荣耀。我曾去过

该店河南路门市部(即棋盘街北号),门面装着长长的落地窗门,推门入内,当堂排列着几张大书台,台上摊着石印的线装书。两旁是高高的书橱,放满了石印、铅印或木刻本线装书。我猜想这些陈设还都是当年开张时候的,清末出版的《图画日报》上有它的画图。我从书台上选购了一套两册石印的《醉墨轩画谱》,回来临摹过几幅山水画。

和扫叶山房性质相同也是开设很早(一八八三年)的千顷堂书局,位于汉口路山东路口。他们也出版石印线装书,但偏重于医药类书和尺牍等实用读物。

广益书局开设时间稍后(一九〇〇年),出版铅印或石印的经史子集和通俗小说。但我看到的都是平装本,没有线装本。它在河南路设总店,在福州路有发行所(门市部)。据说比它后开的新文化书社(设在福州路二七二弄),曾以紧密小字加标点,大量排印通俗小说,称“标点本”,以一折八扣廉价出售为号召,获利颇丰。广益书局见此情形,也以小字密排加标点,与之竞争。不过总体上说,广益版略胜一筹,一是校对质量优于新文化;二是加绣像插图,画工不俗;三是封面彩印。它以大达图书供应社名义印的古代文史读物和通俗小说却很简陋,以牛皮纸做封面。广益出版的《康熙字典》、《订正六书通》等精装本工具书,也很受读者欢迎。广益书局曾聘胡怀琛为总编辑,出版新编的《俗语典》、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书店曾请胡道静先生撰写前言,将此两书重印出版。



广益书局出版的旧小说《孟丽君》

3. 出版旧小说的书店

随着商品经济发展,城市人口增加,作为市民文学或大众文学的小说自晚清以来日益繁荣。据阿英(钱杏邨)先生称,晚清小说“至少在一千种左右”。上海作家协会的魏绍昌先生根据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处理“黄色书”时所存样本,对民国时期通俗小说进行编目,共得二千一百余种,尚有约二百种有目无书。当然这些数据也是不完整的,与实际出版品种会有一定距离。上世纪四十年代通俗小说作家很多,著名的有张恨水、秦瘦鸥、刘云若、顾明道、周天籁、李定夷、李寿民(还珠楼主)、宫竹心(白羽)、郑证因、王度庐、程小青等。

福州路上的百新书店是专出张恨水小说的,有《啼笑因缘》、《八十一梦》、《北雁南飞》、《似水流年》、《夜深沉》、《虎贲万岁》、《水浒新传》、《落霞孤鹜》、《斯人记》、《太平花》等近二十种,还有秦瘦鸥的《秋海棠》,德龄公主的清宫小说,都有较大影响。百新的门市部号称“小说总汇”。

出版武侠小说的以山东路(望平街)上的正气书局最著名。我常去那里进货。书店开在楼上,楼梯宽而平坦,好像原是仓库用房。店堂就在人字形屋顶下,十分阴暗。我去取书时只凭一个小折子(一种经折装的小册子)记录一下,定期结账付款。王度庐的《铁骑银瓶》,还珠楼主的《蜀山剑侠传》都是他们出版的。老板陆宗植,苏州人,驼背,我多次见过他,但从未交谈。

河南路上的会文堂书局出版一套蔡东藩的《历朝通俗演义》,是以演义小说笔法写历史。初为线装本,后改出平装本,以橘黄色书面纸(一种较厚的纸)做封面。会文堂一九二六年改组后以出版法律书籍为主,但这套历史演义仍继续重印,还由许廪父增写了《民国通俗演义》,使该书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以至民国,成为一套完整的中国历史演义。

山东路交通路口还有一家新华书局,坐东朝西,两开间门面,出版一套历朝宫闱小说,如《唐宫二十朝演义》、《宋宫十八朝演义》、《明宫十六朝演义》、《清宫十三朝演义》等,都是许啸天撰著的。

与我工作的单位国光书店同在中保坊贴邻而居的东方书店,原是出版新文学书籍的,一九四七年出版一套六册的《中国抗战史演义》,署名杜惜冰著。我曾想购买这套书,只因价格不菲,犹豫了一段时间,忽然停止出售了。当时不知什



蔡东藩著《历朝通俗演义》封面

么原因。很多年后,才知那是新文学作家周楞伽化名写的。后因发生一些纠纷:一是某国民党军官认为写了他临阵脱逃之事有损他的名誉,一是《缅甸荡寇志》作者认为抄录了他书中的某些段落窃取他的版权。书店老板储祎为避免麻烦,就停售了。储祎和周楞伽是江苏宜兴同乡,我都认识。储祎那时还兼着一份钱庄经理的职务。

以写言情小说出名的冯玉奇,在当时可算是一位畅销书作家。但也为人所诟病,被认为是下三流的。也有人认为他能抓住读者心理,编造出曲折缠绵、博取读者同情之泪的故事,再加上暴露的色情描写,所以能得到一部分市民的青睐。我从魏绍昌所编书目中查到冯著小说有一百三十七种之多(实际出版的还不止此数)。他的书最早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由春明书店、广益书局出版,后期出版最多的是广艺书局、汇文书店、大新书局等,冯本人也开设文粹书局出版自己的小说。有人说他所以写得那么多那么快,是有助手写的,署用他的名字。冯玉奇于上海解放前夕去了香港,后不知其下落。